

粮票退出家庭,开启一个时代

“粮票退出家庭,是一个时代的开始。”77岁的白少川感慨地说。白少川在北京粮食部门工作39年,直到退休,曾任北京市粮食公司总经理、党委书记,著有《北京粮票简史》一书。

粮食行业的发展变化是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。的确,粮票曾经是人们每天都不可分离的“饭碗”,经历过粮票年代的人都有着深刻的回忆。而自改革开放以来,物质逐渐丰裕,我国经济也逐渐走向繁荣,粮票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家里的白面优先给亲戚吃

讲述人:邱秀英 79岁 当年职业:建外旅社客房服务员
清晨7时,东坝泓鑫家园,79岁的邱秀英起床到厨房给自个儿准备早餐——揪面片。爱吃面食的她也会做很多面食:包子、饺子、面条等都不在话下。话题转到“粮票”上,邱秀英说,那个时候的回忆太多了——

1978年,当时39岁的邱秀英住在左安门内向西里,在建外旅社做客房服务员,“我们这种工作属于轻体力的,当时定量是一个月32斤粮票,其中有20%的白面,我婆婆是没有工作的,当时定量一个月是28斤,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婆婆28斤都不够吃的,后来还补了半斤豆票,可以买黄豆。”

当时邱秀英是家里当家的,随身都带着粮票,由于没有钱包,她就夹在自己的工作证里。不过有一天,这工作证竟被人偷了,邱秀英当时急得直上火,“这粮票真是家里的命啊,丢了可怎么办啊,我真的急坏了。”还好,后来这粮票让公安人员给找回来了,邱秀英觉得“命”回来了,自那次后,她看粮票看得更紧了,生怕再丢了或被人偷了。

用粮票的年代,邱秀英家里常吃的就是“两样面板条和金银卷”,“两样面板条”就是用白面和棒子面混在一起擀的面条,因为有棒子面,所以不能擀长,一长就容易断,家里就叫做“板条”。金银卷也是用棒子面和白面一起做的花卷。有一次家里孩子过生日,邱秀英做了白面条,孩子们高兴坏了,“咪溜咪溜”地吃起来特别带劲儿。邱秀英说,那是破例,一般白面条都是家里来朋友或者亲戚时招待他们用的,“我总不能让别人吃棒子面吧,我都紧着他们吃白面。”

如今,邱秀英的面食是变着花样吃,“现在是努力就有钱赚,就有饭吃,想吃啥吃啥,物质特别丰富,好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,咱都能吃上,哪里还用得上粮票。”

粮店门前排长队是城市一景

讲述人:张文彦 60岁 当年职业:牛街第一粮店售货员

今年60岁的张文彦从58中一毕业就分到粮店工作了。1978年那会儿,他在牛街第一粮店当售货员专门卖粮食,“那会儿还有售粮机,不过由于粉尘大,电线容易接触不良,没用两年就淘汰了。”

在那个年代,国内各个城市最繁忙最热闹的要数粮店了。张文彦回忆说,每月15号和25号都是粮店最繁忙的日子,根本闲不下来,“15号是开支的日子,25号就要把这个月的定量都要买完,所以这两天都要排大队。那会儿,粮店门前排长队是城市一景。家中有小孩的,往往打发孩子先去排队,然后,大人再拎着袋子去替换孩子,买到粮后,再小心翼翼扎紧口袋离去。”

由于关系到老百姓的吃,张文彦所在的粮店也成为周边居民关注的焦点,当时周边居民没有不认识张文彦的,都亲切地叫他“小张”,“家里孩子多的,粮票真没有够吃的,我们就尽量通融一些。”1985年,为了让居民吃得更为舒



1993年5月10日北京开放粮油价格第一天,朝阳区西石门粮店的店员在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。北京流通了几十年的粮票油票宣布作废。

心,张文彦的粮店内还售卖粮食加工产品,鲜切面、猫耳朵、面疙瘩是店里的招牌产品,“当时粮食机械研究所到我们店内做机器推广,试验猫耳朵和面疙瘩模子,这些产品一出来深受好评,周边友谊医院、宣武医院的都来采购,当时是一斤粮票给一斤二两面疙瘩,我们当时一天生产12袋面的,有600斤,鲜切面也很畅销,一天要生产32袋面的,供不应求。”

“现在不用粮票了,物质极大丰富了,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珍惜粮食,这才对得起改革开放,对得起经济发展。”张文彦说。

再也不用为没有粮票买不了粮食发愁

讲述人:白少川 77岁 当年职业:市粮食公司总经理

白少川刚参加工作时,被分配到密云石城公社的一家粮店。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,粮票被人们视为宝贝,缺一斤粮票就要饿一天肚子,粮票成了老百姓的命根子。

1979年,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,白少川被调入北京市粮食公司继续做粮食供应管理工作。虽说那时粮食的供求矛盾有所缓解,但是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,生活仍是低水平的。那时粮店的供应品种少得可怜,只有“两白一黄”(即白面、大米、棒子面),粮食人叫它“老三样”,“面粉平时供应的只有标准粉一种,到了春节才每人供应2斤富强粉,让市民能吃上一顿精制粉的饺子。”

白少川回忆,当时大米供应的都是从南方调入的早籼米或晚籼米,北京人管它叫“机米”,蒸出来饭来没有油性口感粗糙。要想吃北方方的精制的圆粒大米,也要等到春节、国庆节,每年只供应一两次。香油也只有每年春节每人供应一两,是照顾市民拌饺子馅儿用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彻底摆脱贫困,走上了富强的道路,粮食供应走向市场,粮票自然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。据统计,到1990年底北京全市储存粮票达3.2亿斤,相当于全市居民两个月的口粮定量,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。

1993年,白少川参加了北京市粮价改革工作,市政府决定自1993年5月10日起,北京市粮票停止使用,“这一天,全市人民无不欢欣鼓舞、笑逐颜开。从此,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没有粮票买不了粮食发愁了。想吃什么就买什么,想买多少斤就买多少斤。全市1500多家粮店,经过改制,大多数办成了粮油食品店或粮油食品超市。”经营品种也琳琅满目,早已告别了当年的“两白一黄”。 (于建)

这些年,美俄全面对抗,也让两国国民对彼此的观感一落千丈。可目光回到1945年,那既是二战快要结束的“幸福时光”,也是冷战大幕将要落下的“伤心时刻”,在复杂的形势下,美国社会对苏联的整体看法还是友好的,这从美国公民寄给苏联使馆的信件里可见一斑。

别和美国起争执

日前,俄罗斯《军事历史》杂志公开了1945年下半年苏联驻美

《杜鲁门不屈不挠》的文章,断定美国总统杜鲁门将推动联合国纳入审议小国控诉的程序。查普曼以自己的风格向苏联建议:“你们别为这个问题和美国起争执,因为苏联没有能导致控诉的海外殖民地问题。”

美国媒体有“阴暗心理”

署名“一个苏联朋友”的美国人于6月18日从洛杉矶寄来一封信,提醒苏联警惕美国媒体的反苏宣传暗流,“大战以

来,我和我的同胞一直关注苏联为打击纳粹所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。我们也看到美国许多报道中充斥着‘阴暗心理’”。作者随信附上《洛杉矶检察官报》的剪报,这是美国很有影响的右翼报纸,大肆鼓吹“打败德国后的苏联将是美国劲敌”,要求美国政府采取“遏制战略”,其本意实际是想让因世界大战动员起来的美国军工工业“继续保持景气指数,赚取高额利润”。

向红军表敬意

除了为美苏关系思考未来,更有不少美国公民渴望加

入苏联红军。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,欧洲已无战事,但在8月2日,苏联使馆却收到美军军士帕尔马的来信,称自己懂俄语,而且父亲就出生在俄罗斯,因此希望加入苏军,苏联使馆对此的答复是:“只有苏联公民才能在红军服役。”

8月底,苏联使馆又收到一封来信,写信者是俄裔美国教师利索沃伊。他对“苏联人民超乎寻常的牺牲”表达敬意,抨击

1945年,美国人给苏联使馆写信“诉衷肠”

使馆收到美国公民来信的情况。据统计,那段时间,苏联使馆收到63封来信,内容都是希望保持美苏关系,阻止反法西斯联盟分裂。

在涉及国际政治的信件里,美国人主要关注两个问题:一个是将成立的联合国是否有生命力;另一个是苏联究竟在1945年什么时候对日开战。美国大学博士查普曼在6月6日写给苏联大使馆的信中,分析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筹备和进程情况,以及会议探讨的诸多问题。他还随信寄来报纸剪报,上面登有题为

来,我和我的同胞一直关注苏联为打击纳粹所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。我们也看到美国许多报道中充斥着‘阴暗心理’”。作者随信附上《洛杉矶检察官报》的剪报,这是美国很有影响的右翼报纸,大肆鼓吹“打败德国后的苏联将是美国劲敌”,要求美国政府采取“遏制战略”,其本意实际是想让因世界大战动员起来的美国军工工业“继续保持景气指数,赚取高额利润”。

向红军表敬意

除了为美苏关系思考未来,更有不少美国公民渴望加

入苏联红军。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,欧洲已无战事,但在8月2日,苏联使馆却收到美军军士帕尔马的来信,称自己懂俄语,而且父亲就出生在俄罗斯,因此希望加入苏军,苏联使馆对此的答复是:“只有苏联公民才能在红军服役。”

8月底,苏联使馆又收到一封来信,写信者是俄裔美国教师利索沃伊。他对“苏联人民超乎寻常的牺牲”表达敬意,抨击美国持反苏立场的所谓“战略家”,因为这些人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时发出的“苏联迅速崩溃”预言成了历史的笑柄,“当年希特勒对苏联宣战,就是给自己下达死刑判决书”。利索沃伊歌颂了苏军在欧亚大陆上取得的骄人战果,祝愿苏联“哪怕历尽艰难,也要完成现代历史上雷霆万钧的历史进程”。在信尾,利索沃伊引用自己在讲课时常说的一句话:“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,保卫着正义的苏联红军万岁!” (常立军)

“兰山-719”老挝丛林里的神秘决战



北越军用加农炮瓦解敌人攻势。

姆斯反复做工作,南越当局勉强同意单独进军老挝,条件是美方提供天文数字的军需物资,并提供一切空中援助。美国顾问替南越联合总参谋部制订出“兰山-719”作战计划,南越军将沿越老边境的9号公路直插老挝车邦,捣毁“胡志明小道”的物资转运中心,瘫痪北越军的后勤供应链。1月30日,美军飞机和南越军炮兵展开对老挝境内目标的猛烈打击,为进攻创造条件。2月8日,南越军攻入老挝,可行动一开始,他们和美军的协同就变得杂乱无章,连日暴雨的通行条件也严重下降,南越军在北越军节节阻击下,打了两天才进至距越老边境20公里的班东,就不肯再走一步了。

1971年初,南越当局出兵入侵老挝,结果大败而归。鲜为人知的是,此次代号“兰山-719”的行动系侵越美军策划,并提供全程空中支援,在这次惨败实际标志着美国在东南亚的侵略政策彻底破产,更坚定美国脱离战争泥潭的决心。

“小道”割喉战

美国《雷电》杂志披露,1971年,感到无法用空袭制服越南民主共和国(北越)和南越当局决定变招,打算进攻老挝,切断著名的“胡志明小道”,令坚持南方抗美斗争的北越军因缺乏补给而崩溃。但受国内反战运动影响,美国国会出台《反劫-丘奇修正案》,禁止美军参加老挝地面作战,无奈之下,美军转而把作战任务交给仆从的南越军,只提供空中支援。美军高层也觉得,让越战“越南化”,培养南越军独立对抗北越军的本领,是美军能尽快脱身的唯一出路。

然而,南越军早就形成对美军的依赖,只要美国兵不在身边,这些“软脚蟹”就会惊慌失措。况且,北越军视“胡志明小道”为生命,长年进行防御战备,如遇威胁一定会全力反击。这些因素都导致接下来的战斗变得异常血腥。

总想保存实力

经过侵越美军司令艾布拉

姆斯反复做工作,南越当局勉强同意单独进军老挝,条件是美方提供天文数字的军需物资,并提供一切空中援助。美国顾问替南越联合总参谋部制订出“兰山-719”作战计划,南越军将沿越老边境的9号公路直插老挝车邦,捣毁“胡志明小道”的物资转运中心,瘫痪北越军的后勤供应链。1月30日,美军飞机和南越军炮兵展开对老挝境内目标的猛烈打击,为进攻创造条件。2月8日,南越军攻入老挝,可行动一开始,他们和美军的协同就变得杂乱无章,连日暴雨的通行条件也严重下降,南越军在北越军节节阻击下,打了两天才进至距越老边境20公里的班东,就不肯再走一步了。

艾布拉姆斯怒不可遏,他明白任何延误只会让北越军得以反击。为此,他找到南越联合总参谋部主席高文园,敦促后者恢复攻击,但一切都是徒劳,因为南越总统阮文绍掌控着大方向。12日,阮文绍视察南越第1军军部后,严令南越军不得轻进,在前线的美国顾问乔克·萨瑟兰打电话给艾布拉姆斯:“(阮文绍)这样做,就是想保存实力。”

艾布拉姆斯决定绕开阮文绍,16日,他拽着高文园一起飞到位于东河越南第1军前进指挥所,同负责“兰山-719行动”的黄春览中将商谈两个半小时,总算争取到南越第1步兵师继续西进,建立火力支援基地,协助空降兵袭击占车邦。可是南越军在班东拖延了整整一周,北越军已做好准备,让车邦变成铜墙铁壁的堡垒。

精神率先崩溃

2月18日,南越第39游骑兵营乘美军直升机在车邦附近实

施机降,企图打北越军一个措手不及,没想到却落入对方的包围圈。北越军王牌第308师的第102团在PT-76两栖坦克和T-54中型坦克支援下,猛攻立足未稳的南越游骑兵,这些机降的部队缺乏重武器,在坦克碾压下非死即伤,战至20日下午,南越游骑兵营损失三分之二,只有109人逃回后方。与此同时,北越军不顾美机空袭的威胁,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和130毫米加农炮猛轰南越军纵深火力基地,将其打成哑巴。

战役关键阶段,艾布拉姆斯向阮文绍推荐让能力较强的杜高智去接管第1军,可是2月23日他所搭乘的直升机被北越军击落,南越军士气更加低落。美国军事专家理查德·贝茨说:“北越军获得苏联援助的‘箭-2’肩扛式地对空导弹,它击落很多直升机。”美国空军第7航空队司令威廉·莫迈耶上将来估计,美军在“兰山-719行动”中约有200架直升机被击落,令飞行员心惊胆战。

到了3月初,北越军已集结三个步兵师(第2、304、308步兵师)、2个独立步兵团、8个炮兵团、3个工兵团、3个坦克营及6个防空营,总兵力达3.5万人。决战形势已经明朗,南越军要么一拼到底,要么万劫不复,艾布拉姆斯警告阮文绍:“一些决定性会战必须获胜,否则不堪设想,请您把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2师派往车邦。”阮文绍表示,除非美国也派一个师进老挝,否则他不会放看家护院的第2师“出山”。面对这一立场,艾布拉姆斯哀叹“全都弄砸了”。3月25日,南越军被完全赶出老挝,南越少将阮惟馨称:“这场血腥的野战,让我们损失了8000名官兵和大量武器。”另外,扮演“支援角色”的美军也伤亡1000多人,经此一战,美国在东南亚的侵略战争事实上已经破产。(侯涛)